

◇城市笔记

门缝里的光

[南京]关立蓉

那年秋天,我被单位派驻到南方一个城市,租住在一栋老旧公寓楼的五楼。楼道昏暗,大白天也亮着昏黄的路灯,映照在墙面上深浅不一的灰褐色斑痕。二楼拐角处的那户人家,防盗铁门锈迹斑斑,住在里面的,是位老奶奶。

每次我上楼的脚步声响起,那扇门便会像某种拥有古老知觉的生物,迟缓地、悄无声息地裂开一道幽暗的缝隙。我看不清门后完整的脸,只依稀觉得,有一道目光,沉静而警惕地流淌出来。她像是这栋陈旧楼宇里一尊无声的守护神,检阅着每一个经过的人和物。我不免有些发笑。

偶尔,在楼下遇见她散步或者倒垃圾,我会主动点头招呼:“奶奶好。”她的回应总是一成不变,喉咙里滚出一声短促的“嘿”,像是从很深的地方费力提上来的一口气,随即嘴角向两旁牵扯一下,露出一个勉强的笑意,然后迅速坍塌回她脸上纵横的沟壑里。

有天傍晚,我拖着巨大的行李箱归来,箱子塞满了远行归来的疲惫。我狼狈地把它拖到二楼平台,气喘吁吁,再也挪不动一步。那扇门又如期开了一条缝,门后闪出一道幽幽的光。一个突兀的念头冒了出来,我小心地问道:“奶奶,能麻烦您帮我看一下箱子吗?我先上去开门。”缝隙静止不动,几秒后开了,她走出来,没有说话,只是默默地走到箱子旁,伸出布满老年斑的

手,紧紧攥住拉杆的把手。她站得笔直,像一棵守着宝藏的老树。

我卸下重负,飞奔上楼又冲下,她依然站在原地,还是那样的姿势。那一刻,我们相视而笑,不是敷衍的笑容,它持续着,久到我终于看清她脸上的每一道皱纹,像干涸河床上深刻的龟裂。我连声道谢,她终于说了一句完整的话:“姑娘,一个人住要小心些。”然后摆摆手,退回门内,关上门。

那是我离她最近的一次,也是唯一的一次。之后,便是记忆中的那个红色塑料袋。十二月初的一天,我注意到它挂在她家门把手上,里面似乎是个饭盒。起初并未在意,可一天、两天、一个星期……它始终挂在那里。

我再也没有在楼下遇到她,门缝也不再开启。路过她家门口,心里都会莫名一紧,我在心底发问:“她去哪里了?是生病住院了吗?”这疑问轻飘飘,总被楼外车声、手机提示音和明日的工作冲散。只是那抹红色,刺眼地悬挂在那里,让人莫名不安。

元旦后一个阴冷的早晨,我正要上班,看见一辆旧面包车粗暴地塞进楼宇间狭窄的空地里。几个男人吆喝着上楼,从那扇门里往外搬东西。笨重的木椅、裹着塑料袋的电扇、掉瓷的电饭煲、叠得方正正的报纸、书籍、塑料袋、塌陷的沙发垫……一件件,一包包,像被掏出的、再无温度的脏腑,流水般倾

泻出来,杂乱地堆在楼道里。那些主人曾每日擦拭、倚靠、使用的物件,此刻暴露在天空与灰尘下,任人翻拣、搬运。邻居们侧身匆匆走过,目光小心地避开这场狼藉的展览。工人们说笑着,动作麻利,最后“哐当”一声,拉上车门。引擎发动,面包车载着一个人的一生,消失在巷口。

楼道恢复了平静,比以往更空荡。那扇门紧闭着,再无缝隙,我呆呆地站立在门口,这才后知后觉地感到一阵锥心的钝痛。我不知道她的名字、她的过往,她是否有儿女,为何独居于此。我们之间,仅有门缝里的凝视、一声“嘿”、一次对行李的守护、一个稍长的微笑和一句“姑娘,一个人住要小心些”。我甚至没有想过,在她替我守着行李箱的那个黄昏,多和她说几句话,送给她一袋从远方带回来的点心。我总以为还有机会,就在这上上下下的楼梯间。可是,人与人的缘分,有时薄得像那道门缝里的光,你以为它寻常,它却可能是一生里,难得完整照见过你的一瞬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

◇生活空间

唠嗑

[西安]肖健

那张照片至今还在我的手机里珍藏。时间定格在十年前的春节,我从部队回秦兴老家休假,与98岁的奶奶唠嗑。

奶奶虽年事已高,但眼不花、耳不聋,精神还很好。她坐在门前晒着太阳,看到我连忙起身招呼我坐下。奶奶拉着我的手,与我唠起嗑来。“隔壁的天胜,在外生意做得不错,很有出息”“你看,前面那条路都铺上水泥了,还装上路灯呢!”……奶奶恨不得将这几年来她所知道的村里事一股脑儿全倒出来!

“建东,过来吃点东西。奶奶年纪大了,话多,跟她唠几天几夜她都有说不完的话。”三婶忙着帮我脱“围”,招呼我去堂屋。

尽管如此,我还是耐心地听奶奶唠嗑。我深知,平时大家都在忙碌,很少有人跟她聊天说话,奶奶也需要通过闲聊解闷。这一天,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。

当兵几十年来,每每回家探亲,我不仅喜欢跟爷爷奶奶唠嗑,也喜欢跟父亲、母亲聊家常。那年,单位安排我前往西藏下连当兵。虽然只有短短15天时间,

但我珍惜这难得的机会,克服高原反应,与战士们实行“五同”,并为他们上了一堂新闻写作课,用捎去的泥土栽下了一棵“同心树”,为班里的战友赠送了笔记本并留言勉励……听着我的讲述,父亲高兴地对我说:“你做得对,就应该这样。”一路走来,每当休假时跟父母唠起自己的成长进步、未来打算,他们脸上总难掩喜悦。

在母亲身上还有一种唠,叫“唠叨”。而对于母亲的唠叨,许多子女常常是不愿听、不想听,我也一样。直到当兵之后,远离了父母,才知道母亲的唠叨是那样的珍贵。于是,每次休假时我都耐心地聆听母亲的“唠叨”。母亲的“唠叨”充满着浓浓的爱,我把它装进行囊,一路伴行。

如今,爷爷奶奶、父亲母亲都离我而去,再也无法与他们其乐融融地唠嗑,更听不到母亲惠风和畅的唠叨。但是,我把曾经的休假时光留给了最亲的人,那些陪伴的日子,那些温馨的画面,那些唠叨的话语,依然温暖着我、滋养着我、幸福着我。

